

珠官文社跋

近人主张文学改革，倡语体文，潮流所趋，波动全国。吾以为文者所以抒写性情也，情藉文而发，文非奇才不传。屈贾迁固之文，雄视百代，以其悲慨哽咽，驰骤疏宕也。老庄申韩诡于孔孟之道，而后乐颂其书者，其文奇也。今人不慕超奇，竟尚语体，抑亦过矣。宋之明道伊川，盛倡理学，尊道德而薄文章，而南宋之儒，衍其余论，碑记书序，皆以语录之体行之而求其旨趣超奇，言词雅淳者固无有也。夫无诗书之文不足以传尧舜之道；无孟轲之辩不足以辟杨墨之说；无屈宋之辞不足以表忠爱之忱，相如、子云主文谲谏，虽惊采绝艳，风雅犹存。至于史迁之传，伯夷流连，凭吊子厚之言，身势呜咽凄怆；庐陵之志，交友感喟无穷，皆情至而文亦至也。岂宋儒语录体所能企及耶？吾友陈君元之锐意于古，慨文学新潮汹涌澎湃，旧学衰微不绝如缕，谋勒珠官文社，集社友诗文若干首而以耆旧廋于后，获观摩之效果，发潜德之幽光，其意甚美，故于第一集之将付梓也，书予管见于卷末。

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 苏廷奎健今跋

(摘自北海市志办历史资料卷4)